

研習心得報告

靳悅 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

西元 2018 年 7 月 30 日到 8 月 11 日，我很榮幸參加了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——關中·外緣（西安營）。這個研習營的優點很多，如立足大陸、臺灣為主體兼顧國際的漢學研究，又如文史哲不同學科內的交流，再如帶隊指導老師為一線田野考察專家等等。這些常論優點我此處不再贅述。

對於我個人而言，有兩點重要的學術思路解惑。

第一點，在“文本中做田野”成為可能。王明珂院士在第一講《文本、表征與田野情境》內打通了“表相與本相”“記憶與認同”“文本與情境”三者的關係：“無論是社會記憶或其中的歷史記憶、根基歷史記憶等等，無論是口述的或書寫的文本，都是社會表征或表相。無論是族羣認同或其它社會羣體認同，無論是人類生態情景或其中的人類社會結羣情境，都是社會本相。”在這樣的大認識下，他認為與社會學人類學家深入民間與現場相同，傳統的文本的研究同樣可以“在文獻中作田野”，即通過對社會內部結構的密碼的解碼，深入了解古代社會的本相。對我之前而言，作為“研究方法論”的田野或者社會田野，一直是望而卻步的、難以近身的、難以切入對象的研究方式；但在實際研究中，我們常以“透過現象直達本質”的思路代替了方法“田野”，在實際思考中對“田野”有所觸及但習而不察。在這次的學習中，我開始以“反思性”為基點，破除傳統文獻研究不能做田野的“我執”，深入文本結構，觀察個人在書寫、行動中流露的個人社會處境、情感與意圖，希望可以進一步逼近社會本相。

第二點，在學科交叉的廣泛閱讀中，如何避免本學科先入為主的“學術偏見”。布爾迪厄在《反思社會學引論》中提出了社會性認知偏見、學術場域偏見、學究偏見。而我們在研究中，由於學習模式的單一與常態化，就像《理解媒介》中闡述的“小玩意愛好者——麻木性自戀”即自我建構的常態的延展會產生的迷戀。對我來說，由於自身的學科背景不在歷史學範圍內，此次參加活動前，在前期閱讀材料會產生不適感，甚至有難以進入之嫌，使得他學科理論學習的客觀性受挫。再如，此次田野考察地的西安周邊，可以說我是熟悉再不過的地方，但在日常的熟悉的生活中找到奇特，卻鮮有發生。如何破除這種學科研究固執己見的偏見呢？能否在遇到由偏見而產生路徑困難中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呢？因此，反思與反思性，不僅是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，更是具體的、時時刻刻中需要提醒自己的重要原則。

最後，文本細讀能力的終身培養是實現一切研究方法、思路更新的基礎。在此次考察中會常常突發出一些想法，但文本細讀能力的不足、基礎文獻掌握不牢固，加劇了對新想法探索的藩籬。只有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再日新，才能不斷突破自己，實現化熟悉為奇特的研究。有以上是我的主要學習心得。